

懷念薛玲修女——服務麻瘋病患的天使

蘇貝蒂

在對麻瘋病患者的服务中，薛玲修女獻出了她的生命，為上主的愛作見証。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三日，在廣東省惠陽縣永湖鎮白露麻瘋村服務的薛修女，在冒雨陪伴麻瘋病人赴鎮上看病回程時，不幸遇上水淹失救逝世。

薛玲修女一九六五年出生在甘肅省張掖市附

近一個純樸溫馨的家庭。一九七零年代，中國的文化及經濟實況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天主教會內長久受壓抑的宗教熱情再度溢發，神職人員有機會再度公開地主持各種聖事，甘肅省當地的聖家修女

會的修女，亦致力協助神父們從事牧靈及傳教的工作。在這種熱切的宗教氣息的感召下，薛玲開初在心中泛起當修女的意念。一九九零年，薛玲進入了聖家會的初學院成為初學修女，一九九三年九月三日發初願，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節矢發終身聖願。（亦然，2008）

一九九九年聖家會承擔了為麻瘋病人服務的重任，薛玲修女立刻回應了為他們服務的召喚，成為第一個報名的修女，並立志終身服務麻瘋病人。她對麻瘋病人的愛，可說是毫無保留，以至於她曾

說道：「我要是死了，就把我與那些去世的瘋癲病人埋在一起。」（胡德佑，2009）

薛玲修女的第一項任務並不在廣東省，二零零零年她首先到了江西省參加為瘋癲病人服務的工作。對於薛玲修女生平的一些點滴，可從她的自述中得知一二。

我叫薛玲，是聖家會的一位修女。一九九九年六月，會長批准了我的申請，去廣東大學醫院（痲瘋病院）學習。在短短的六個月裡，跟外籍（安尼仁愛修女會）白修女學習痲瘋病治療、護理服務的工作。二零零零年二月奉長上的命，來到江西南康痲瘋病院服務。

我們的病患者都是缺手少腳、五官不全、身有殘疾的老年人，他們的臉上帶有不同的表情：痴笑、懷疑、驚慌、激動等，總之，各有各的心思。在很短的適應過程中，對他們的家庭、病情逐漸有了基本的了解。由於曾見習過，所以很快就投入了工作。我們固定的工作是醫護

保健、縫補衣服、搞衛生；不固定的工作是洗衣換被、幫沒有手的扣上鈕扣等，可以說見機行事。在為病人服務的這些日子裡，我暗下決心，盡我最大的努力，好讓這些被社會、家庭、親人拋棄的老人們，度一個快樂幸福的晚年，使他們知道，他們是天父鍾愛的兒女，他們也和別人一樣，有人的尊嚴，使他們知道世上還有人愛他們、關心他們。（薛玲，2002）

薛修女所說的安尼仁愛修女會是一個以醫療服務為職志的女修會，一八零四年在西班牙成立，一九八七年到達澳門傳教，擔任教育、照顧老人及精神傷殘人士的工作。（《一零零九年澳門天主教手冊》，頁E20）薛修女所提及的外籍白修女，應是白凱靈修女（Sr. Marina Clara Martinez Martinez）（《一零零二年澳門天主教手冊》，頁34）。

記得我們剛來時，這裡的病人、村外的老百姓以及政府的領導等，都不信任我們，更不相信

我們來這裡的目的。他們說：這些人不是傻子就是瘋子，或者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疾病。就連病人也不相信：天底下那有這樣的事？有人還想趕我們走呢！說這幾個單身女子靠什麼本事能在這裡站住腳呢？（薛玲，2002）

這令人想起在清代中期及晚期很多國人對修女服務的猜疑。他們認為按常理世人只應是攀龍附鳳，豈有人願意無償為弱勢群體服務；於是傳出修女會開辦孤兒院是為了「挖眼作為煉金之用」的怪談在民間流傳。

就在那些日子裡，突然有一個名叫戴光清的六十歲男病人，忽然中風癱瘓、口眼歪斜、不能說話，我和（區會長）黃修女看過後，立即開處藥方，配藥輸液，並求天主降福。因為這是我們來到這裡遇到的第一個痲瘋病人，我們一邊換藥、一邊祈禱。幾天後，這個病人開始能講話，又過了兩天，他居然能下地走路了。這

裡的病人告訴我們，在我們還沒有來以前，這裡曾有好幾個人中風，而且得病兩三天就去世了，這位叫戴光清的病人是第一個能重新站起來的病人！此後，病人們對我們的態度也不一樣了，拿修女當神看。我深知修女也是人，只是主耶穌做了我有力的後盾！是祂在指導著我的思想和行為。（薛玲，2002）

二零零四年八月，薛玲修女來到廣東省惠州永湖鎮白露醫院服務，直到四年後她遭遇意外返回天鄉為止。這四年間，她的生命充滿挑戰，但也滿有意義和喜樂。

白露醫院收容了近五十名痲瘋病人，這些患者平均年齡在七十歲左右，現在還有九十多歲的老人在當地接受治療。這些老人在生命中經歷了不知多少的辛酸和痛苦，也不知流了多少淚，但最大的傷害還是別人的歧視和冷漠。

修女們到來之前，這裡的病人已經基本解決了

吃住的問題，不太大的白露醫院完全可以提供正常護理。但病人更需要的是一種被愛和被關懷，這也是政府相關部門之所以邀請修女前來這裡工作的主要原因。（胡德佑，2009）

爲那些領受過薛玲修女大愛的癩瘋病人，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二日注定是一個不平常的日子。這一

天，薛玲修女在她服務的白露醫院，冒著大雨陪同兩名康復者前往永湖鎮看病，返程途中雨越下越大，出租車在村前一段斜坡上打滑，車子向右翻到在由於連日大雨導致水平面急劇上升的湖邊……經眾人搶救，司機和兩名康復者順利地被救出來，而坐在副駕駛位的薛玲修女因車門無法打開，不幸遇難，年僅四十三歲。（袁昌鎮，2009）

在聖經中，癩瘋病人來到耶穌跟前，祂觸摸了他們，他們就得到治癒。這觸摸傳達了對他人的愛護、尊重及關懷。這是對被遺棄者的重生的一觸。同樣地，薛玲修女爲癩瘋病人帶來的愛心、接觸及細緻的照顧，也帶給這些畢生受癩瘋病患折磨的老

人家一道新生的曙光。與薛玲修女共事的胡修女，稱譽薛修女經常選擇最辛苦的工作去承擔。薛玲修女勇敢地爲那些尚在感染期及康復期中的病人服務。她經常放棄自己的正常休息時間及生日的休假，去服務病人。（亦然，2008）

一位人士在網上留言說：「我和薛玲修女素昧平生，在她死後，我才從媒體上聽說她的名字和遭遇。」但最令這位網友感動的是：他曾接觸一位四肢趾頭都被病魔吞噬得只剩下一點輪廓的老人，讓人觸目驚心，他在一旁蹲下來拍照，聞到一股從未聞過的怪臭，那是從病人腐爛的腳丫間發出來的，難受得幾乎要吐，眉頭緊皺，屏住呼吸，拍了幾張照片後，就趕站起來離開了。但作爲義工，薛玲修女與她的同伴每天和癩瘋病人生活在一起，無微不至地照顧他們的起居飲食，爲他們提供醫護服務。只可惜沒有主流的聲音去歌頌她的高尚行爲，或者爲她的遇難而哀悼。（胡德佑，2009）

四十三年的生命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只是曇

花一現，或許她的名字很快會被人們遺忘而不再被記憶，但她卻因此而將生命而定格為永恆。（胡德佑，2009）

薛玲修女匆匆告別了短暫的現世，回歸父家，卻留下與方濟各・沙勿略同樣的典範，激發起後來的人們心田間，將如何回應她的勇敢楷模。薛玲修女留給我們的不單是她的熱心事奉及勇敢行為，也是她對主耶穌的深深信賴，我們可以用她自己的說話，鼓勵其他同行者好好努力地走下去。

那時，我們是多麼的激動，深知耶穌說過的那一句話的力量：「離開了我，你們什麼也不能做！」直到今天，這句話成了我做事的座右銘，我將依靠這句話，在為麻瘋病人服務的這一條道路繼續走下去。（薛玲，2002）

參考文章…

薛玲修女，2002，「服務麻瘋病患」，收錄於《恆毅》

月刊總第 509 期，二零零一年一月，頁 34。

胡德佑，2009，「生詔在這裡凝固成永恆——懷念薛玲修女而逝的薛玲修女」，見

<http://www.catholiclz.org/News>Show.asp?id=1232>, 25/8/2010)

袁國鎮，2009，「總靈修女」，見 <http://:handa-idea.org./Html>, 2010-10-25

亦然，2008，「[鶴]麻瘋病人，薛玲修女獻身基督」，收錄於《信德》，2008 年 6 月 20 日，第 18 期，

總第 341 期，第一页。

《二零零九年澳門天主教年鑑》，2009，澳門教區主教公署教務行政署出版。

《二零零二年澳門天主教年鑑》，2003，澳門教區主教公署教務行政署出版。